

秦始皇

五

行

平

木



树上诡良 ◎著

五行中，木脉最灵。金脉最贵，水脉最阴，
火脉最旺，土脉最深。
一重天，死亡逆天；九重天，轮回永生！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秦始皇

五

行

甲

术



树上诡良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五行甲术：白水楼 / 树上诡良著. -- 北京：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，2013.1

ISBN 978-7-5057-3142-4

I. ①五… II. ①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06519号

书名 五行甲术：白水楼

作者 树上诡良 著
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经销 北京华文经典图书有限公司 010-85800328

印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规格 710×1000毫米 16开

17印张 260千

版次 2013年5月第1版

印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057-3142-4

定价 32.80元
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
邮编 100028

电话 (010) 64668676

五行甲子
白水土木之
目

第一章 出 路 /001

做下这个决定的时候，正好有朋友白老七在身边。白老七问我说，如果真去的话，凭我们两个人的二两劲，能不能行？不行的话就招兵买马，实在不行咱就绑几个人过去。

第二章 飞尸旱魃 /008

“跑！快跑！这是旱魃！”我喊了一句，然后我便听到那具尸体突然跳了起来，那弹跳能力几乎是我们的两倍，跳起来足有两米多高。

第三章 鬼面铃铛 /025

他的下巴处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下巴好像被抹掉了，只有上排牙露在外面。

第四章 深洞 /042

他冲过去的时候，白影身上的雾气忽然散发开来，这时候我看到，那是一头和我见到的鳄鱼怪一样的东西，但是它很小，似乎是个幼崽。

第五章 三道门 /073

人头里面有我熟悉的人，一个是王清，一个是白老七，一个是胖子，还有一个女人的头。其他的人头我都认识，但是这个女人我却不知道。然而我现在关心的不是这个女人头，而是我的朋友。

第六章 甲兽图幕墙 /089

仔细地看了看，那个鳄鱼的怪兽引了我的注意，在鳄鱼的背部有一些倒刺，但是那些倒刺上面都戳了一个个人头。

第七章 攒鎏金描龙棺 /106

在手电筒照在那怪物身上的时候，只见它身体的某一个器官，正插在女人的肩膀上，在互相共享着身体的某一个部位。

第八章 秘密 /121

现在想想，苏阳对这里的环境熟悉到了一定的程度，比我想像中还要厉害。如果是一个对白水楼不熟悉的人，那么她不会知道在这温热的水下居然还有这样一个气泡存在。

第九章 甲阵中心 /139

整个甲兽看起来就是一只巨鼋，庞大无比。总体看起来这就是一只洪荒巨兽，不知道被谁按动了隐藏起来的十一块木头，把该死的甲兽给放了出来。

第十章 鬼楼魅影 /152

我现在看到了船，一下子能推断出这些阴兵的复活就在这几天。而我们冒死冲了进来，却成为了这些阴兵第一次复活之后最好的敌人。

第十一章 触发 /169

我瞬间明白四十六号对我说的：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你所看到的，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死亡。死亡只是一个体会痛苦的过程，真正的死亡不是开始，也不是结束，而是在体验痛苦。

第十二章 疑团 /183

“阴兵出关了，我也在里面，你也在里面。你叫我，把我拉出来，我就出来了，但是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你进去了，你和我都钻进了一个铜门里面，然后……”

第十三章 碉堡楼 /198

我真正地看到了它的全貌，那张脸的确是我的脸，正在慢慢地隆起，好像干瘪的橡皮艇一样，吹气之后慢慢地鼓了起来。

第十四章 鲁班 /214

真的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，找了半天的鲁班墓，原来是在碉堡楼里面！怪不得这碉堡楼弄得那么复杂，那么多铁链子把碉堡楼给吊起来，原来这里就是鲁班的老窝！

第十五章 白水楼 /230

所谓的白水楼原来是一座具有强腐蚀性的王水楼，里面灌满了大量的王水。王水能够腐蚀绝大多数物质，但是王水不腐蚀石蜡。那些透明的石头就是石蜡，这里的白水楼能够反射出很强的光来，也是因为石蜡。

第十六章 未知的谜 /247

现在只能确定白水楼就是鲁班的坟墓，但是仍有和秦皇的墓还没有找到，我也没弄明白甲兽到底是怎么存活的，也不知道循环和那只红色的眼睛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

第一章 出 路

青木宫是一个超级大局中的一部分，但是它已经大到了超乎我能力的承载范围。种种的局在表明古人智慧的同时，也在表明现代人能力的孱弱。弱者都是被淘汰的，优胜劣汰是这个世界亘古不变的法则之一。

龙盘绕的位置也许就是甲兽留下来的唯一出口，可是怎么上去是一个很大问题。

我看着那个洞口只能叹气，要是爬上去，还得经过那条路。我又从深渊口爬了下去，这一次是十二分小心。铁链子和以往一样，上面沾满了锈迹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手抓在上面的时候，满手都是黏糊糊的东西。

借着远处的夜明珠去看，那是黑褐色的血迹。不知道前面在铁链子上面死了多少人了，好像油条一样的铁链子静静地告诉我这里曾经发生过的血案。

看着下面的深渊，我又想到了那双巨大的红色眼睛，它到底是什么？也许只有在另外一处地方才能找到这里的答案。





爬了半个多小时也没见有什么问题，但是当我快爬到洞口的时候，忽热听到有人在下面和我说话。回头去看，却是小广东，这人还真的是阴魂不散，一直在跟着我。他什么时候跟着我的？这人怎么死不了？

我不顾他，一直向上爬，我只想从这里爬出去，猴子等人已经死了，只有我和李丽华还有这王八蛋还活着。一口气爬到了顶上，当我的手能抓到那些兽头的时候，小广东忽然从下面抓住了我的脚。

我一惊，手一松，差点从铁链子上掉下去。这时候，我看到小广东的脸，那是一张扭曲到快要变形的脸。他在对我笑，然后从嘴里面冒出几个字：“这就要出去。”

我心想我不出去我还坐在这里等你把我弄死？我甩了几下脚，但是甩不掉。我只能下去把小广东的手掰开。他的手就像铁钳一样把我的脚紧紧地夹住，无论如何都掰不开。我见无法摆脱他，只好说道：“你要把我留在这里？”

小广东用那张变形的脸笑了笑说：“不是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。”

我说道：“那你让我出去啊！”小广东依然笑了笑，松开了手。我想你到最后不还是松开了么？

随着他手松开，我却看到了在他的背后，一只巨大的黄龙盘踞在铁链子上。我迅速向上爬，小广东却在后面笑。

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爬出来的，当看到太阳的时候，同时也看到了小广东的脸。那是一张死人脸，上面的血迹还在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种说不出的古怪感，似乎就在身边的某个地方，一种未知的危险隐藏了起来，我看不见，但是危险的确存在。

我爬出来之后，从树林子里绕了过来，突然，我听到了有人在说话。听声音很熟悉，当我转过去的时候，看到杜三娘等人就在那边向我这边看。我经历过这样的场景，但这一次不一样。他们在看我的时候，和之前

那种紧张不同的是，他们似乎知道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看着他们，他们也在这里看着我。

但是我没看到“我”存在，也许这个空间就是我存在的真实空间。虽然我不确定，但是在没有看到另外一个我之后，我就有种预感，这个空间就是真实存在的空间。

我试着站起来，同时也选择好了逃跑的路线，反正是在地面上，我向哪里跑都可以。当我站起来之后，杜三娘也看到了我，但是她不是看我本人，而是在看我的身后。我回头看了看，竟然看到另外一个我就在我身后，他从我身后走了过来，从我的身体穿了过去。

我惊讶地看着另外一我就这样和我重叠到了一起，但是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。我忽然感觉到，这就是第四维的世界。

我看到的是第四维的世界，这是一个不存在的世界，任何东西都是假的，好像是一种光学作用，只是我还不知道如何去解释这样的光学作用。

他们是循环的一部分，但是他们只是在那种光学环境下才能循环，而我，是独立于这个光学之外的存在，我就是我，我就是卢爱民，我不是任何循环的部分。

也就是说，老子我走出来了。我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走了出来。我忽然想到小广东的笑容以及他对我说的话：这就要出去。简简单单的五个字，不是在问我，而是在告诉我，我马上就可以出去了。

也许是黄龙回江的阵法被我破掉之后，小广东给了我一个可以走出来的机会。但是其他人还在循环之中。

历经了那可怕的死亡循环之后，我还是从青木宫里走了出来。但不知道我现在所在的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，因为我仍然不知道是不是还在循环之中。如果说我现在的状态是已经从青木宫里出来了，那接连很多天我都在做同样的梦，梦到我一个人躺在水面上，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





方。周围一片漆黑，都是没有皮的尸体，但是尸体的嘴里面还在发出“咯咯”的声音。这些死人有的我认识，有的不认识。它们有的已经从水里爬了上来，没有皮肉的手在地上抓着沙子，爬上来之后便抓住我，哭着让我把它们带出去。

青木宫里面的事情给了我很大的震撼，我也不知道我所做的对我自己到底有没有好处。现在对我来说，有好处没好处都不再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能不能从那个循环之中出来。最后的时候我依然没有看到李丽华安全地离开我的视线，从青木宫的循环中出去，而小广东也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。所有人除了我和李丽华都死了，只有小广东跳出了循环，仍然存在于青木宫之中。

白水楼，这是一个神秘的地方，也许我也该去那个地方看一看，我要的《考陵工志》有可能在白水楼里面。

想象一下，田鸡选择了那种诡异的方式摆脱循环然后去追求长生，但是他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，那个代价是我们所有人都付不起的，可是仍然有很多人甘愿以结束生命的方式去寻求长生。长生到底存不存在都不知道，可那么多人依旧很狂热。

回来之后我经常做梦，我也不知道梦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往往第二天醒来只记得一些片段。我很担心我是不是得了什么病，但仔细一想，就算得病了那又算得了什么，死亡也并不是那么可怕。想想看，田鸡的死，对他来说却是另一个开始。

在梦里面我曾经有过依然还在青木宫中的可怕经历，醒来的时候满身都是汗，湿透了后背和凉席。抱着那么大的夜明珠却不知道自己还是不是活着，而这种精神压力，让我在几天之内老了很多。

我常梦到的那些水，水里面有怪鱼，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，那个人的轮廓非常模糊，几乎不算是一个完整的人。

梦里面我很害怕，因为那些白色的水，似乎有点太白了，它们白得瘆

人，好像兑了白漆一样。那些尸体就泡在白色的油漆里面，然后在尸体上面蹲着一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东西。

而我准备过去看的时候，自己却走不过去，动都动不了。然后我听到有人在叫我，可是我不知道是谁，也看不见人。

梦的最后，我肯定会站在一个非常大的石头跟前。那个石头上面雕刻着太多的花纹，也不知道那些花纹代表着什么。巨大的方形石头是两块巨石合在一起的，似乎是一个棺材。每当在梦里看到这个石头的时候，我总会觉得这似乎这就是我要寻找的终结，一切的问题在这里就会得到解决。

但是，一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总会醒来。

多次我都会梦到一个石头，洁白透明的石头，里面雕镂画栋，有山有水有楼。但是那些楼却存在一片模糊的水面之上，看不太清楚。

连续很长时间我都被这个梦困扰。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解梦。每一次醒过来的时候，身上都是汗。我知道我从青木宫里面出来后，身上就开始出虚汗了。找了很多老中医看了之后都摇头，跟我说：“没治了没治了，土腥味太重！”

后来我就回家待着，心想既然没治了，那就过一天算是一天。但是看到我拿到的那几片竹简，心却有所不甘。我知道还有一个地方在等着我，那就是在吊灵墓的其他分处，一个叫白水楼的地方。这是在竹简上看到的信息，不知道准确不准确。

我想我应该去看看，不然那个梦里的死人在每个夜里都会折磨我。

但是我知道这是我想去白水楼找《考陵工志》的借口，如果真想去，我自己也想不出什么具体的理由来，同时也能想出好几个理由。

我决定去一次白水楼。

做下这个决定的时候，正好有朋友白老七在身边。白老七问我说，如果真去的话，凭我们两个人的二两劲，能不能行？不行的话就招兵买马，





实在不行咱就绑几个人过去。

我说不行，得隐蔽，不要太过嚣张。干这一行被抓到就是死，审都不用审，直接弄死再立案。白老七说要不就两个人，最起码也得带齐了家伙。

白老七是我从青木宫出来之后，转手夜明珠的时候认识的。白老七看到夜明珠的时候，眼珠子差点从眼眶里面飞出来，如果不是他眼皮厚，估计眼珠子能飞出几米远。

以三十万的价格将夜明珠出手后，白老七也获利十多万，也就是说我从青木宫中带出来的夜明珠，白老七在出手的时候，把价格至少叫到了五十万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是一个天大的数字，我们连做梦都没看过。

现在正在打仗，各方面的势力都很嚣张，如果不是时局问题，白老七现在已经成了土大王。白老七的本名并不叫白老七，听说在家排行老七，所以人都直接称为白老七。人不是个好人，但说实话，如果汉奸都算好人的话，那白老七连汉奸的十分之一都不如。

盛世古董，乱世黄金。白老七是在自家后院挖出了一坛子金疙瘩后，才有了钱收集古董的。不过买家都是老外，都是大胡子蓝眼睛的老毛子。

在上海这个地方，见到老外比见到中国人的频率还要高。不是因为老外人多，而是因为中国正值国难当头，这些老毛子都来发战争财。

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个人，姓王名清，此人岁数也不大，但是玩得一手好刀子，听说祖传六代都是刀王，著名的大刀王五也是他们家的族人。

我们三个人像鬼一样潜到了广西，但是这一次去的地方不是青木宫，而是另外一处靠近海边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名字叫“上思”。

“旅途”最重要条件之一是装备，没有好的装备就等于是瞎子上告诉——纯粹是找死。装备里面包含了太多的东西，最基本的是药品，抗生素、麻醉、止痛等等。还有食物，食物是必不可少的，没有食物我们在黑暗的地下环境中根本无法生存。

除了一些照明的蜡烛汽油等，白老七还从黑市上弄来了几把特别的砍刀。当我们上路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真的又进入了一次生死之旅。我也不知道这一次是成功还是失败，还是无功而返，我希望我能活着出来，就算找不到什么，我也要活着。只有活着才能去做事，死了，也就是死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

我们从上海出发，没敢坐火车，都是包黑车，一路上倒是有说有笑。不过中途到了四川大凉山停了一下，买了一些特殊的药材和马匹。这地方特别的穷，据说全村的人一直以来都没有户口，整个村子的人认识的汉字不超过十个。我们在这里住了一晚上，在这里不用担心有人来抓我们，在这里休息，只图个心安。

过了四川大凉山，就进入了贵州，然后辗转到广西。我们的目的地是广西的上思县，这里有群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，且人少地多。据白老七的消息，白水楼就在上思的群山里。





第二章

飞尸旱魃

到了地方，一眼看下去满是黄色的叶子。我们来的时间有些晚，已经过了夏天了，但是这不怎么影响。下了毛驴车，白老七看着赶车人问我如何处理。我想都没想走过去一刀把赶车人的脖子抹了，血喷了我一身。白老七看了心惊肉跳，说我果然是心狠手辣，答应别人到地方给一根金条，到了之后给人家的是一把划破喉咙的刀子。这年头只有死人才不会说话，只有死人才不会把我们的秘密给透露出去。

赶车的还在地上抽搐，白老七就问我：“能不能找到地方？”

我说道：“看到那个山头上露出来的三角形了没？就是那。”

白老七问我：“确定？卢哥，如果错了，我们就白跑了，还杀了个人。”

我说：“没错，这地方我核定了多少天了，错不了。我们进山，现在是秋天，气候干燥，我们不能抽烟，免得惹了场大火，烧不死自己却把别人给引了过来。这一次要绝对保密，不然我们前面做了那么多的工夫全都白搭。”

事与愿违，我们刚走了不久，就听到四周有“咔咔”的声音。听起来很像是有人在拉枪栓。不过不一定，这地方不会有军队，也不会有打猎的。那声音的确是金属碰撞的声音，也有点像铁链子。

我忙停住，蹲下来，白老七和王清也蹲了下来。王清的表情很凝重，如临大敌，这是他一贯的风格，只要碰到事情，都是那副随时冲出去的表情。但是忽然，我注意到王清的表情发生了变化。

因为我的位置是在最前面，王清在最后面，但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，我们横成一排蹲了下来。我看到王清的表情发生了变化。然后，“咔咔”声就响了起来，时而清晰时而模糊，似乎在我们不远处的地方就有人存在，但是我不确定那里到底是人还是野兽。如果是野兽就好办了，如果是人，那么我们就要面对一些钩心斗角事情。人心是这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，任何厉害的野兽都敌不过它。

“咔咔”声没有停，我对白老七说：“七爷，过去看看。”

“成，等我消息。”白老七猫着腰要钻过去，刚动突然被王清拉住了：“不要动，不是人也不是野兽！”

王清这个人从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一直很神秘，我只知道他和白老七在国民党的白公馆里面蹲过，后来神秘地逃了出来，再后来在一次“淘沙”的时候就认识了我。中间的过程简单得像一加一，但是我感觉他的身份比川岛芳子还要复杂。

秋天的气候的确干燥，我们蹲了不到十分钟，就感觉到嗓子发干，浑身不舒服，只想喝水。

我摸了摸身上的水壶，忽然又听到“咔咔”声，这一次是听的最清晰的，仿佛就在耳朵边，但是又好远。

白老七见王清把他拉住，奇怪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王清已经把刀子抓在了手里，刀子闪着寒光，但是他的眼睛比刀子还凶。“都不要动，卢哥，七爷，撤，快！”





我一听忙说道：“都别动，给老子好好地蹲着！既然不是人也不是野兽，那就是僵尸什么的，跑是跑不过它们的。”

他们开始紧张了，因为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，短暂的时间里，王清的表情又从死人脸变成了紧张的戒备，而且他一直不容易出鞘的刀，已经握在了手里。

我们开始急促地呼吸，在我们的队伍里面，没有谁命令谁，谁先察觉了危险，谁就有命令权。但是无形之中他们从我的身上得到了一种压力，一种来自于威胁之后的保障。我听了一会儿，“咔咔”的声音还是没有停，但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。我看了看，周围都是树木，木已成林，常年照不到阳光，阴气非常重。而且地脉被厚厚的树叶挡住，暂时还摸不到。不过周围树木的形成好像和阵法有点联系，再仔细地看了看之后，才发现这里是正宗的“断门阵^①”，人进来之后如果不从树顶上飞出去，很难找到出去的路。我把我的意思对他们说了，然后我们开始退，轻轻地踩着落叶，我对他们说：“这里都是死位，要走交叉步，别一脚踩在同一个地方。”我们一边走一边听着不远处的“咔咔”声。但是我在令人惊讶的“咔咔”声中，居然又听到了让人毛骨悚然的“咯咯”声，好像是一个人的喉咙里卡住了什么东西，吐也吐不出来，喉咙在抖动一样。

就是那样的感觉，让人非常不舒服。“到底是什么？”我在心里问，我这个人不害怕危险，最害怕的是看不见的危险，这是我的性格特点，也是我的弱点。但是没人知道我这个弱点，我会努力克服，现在就必要克服。

① 断门阵：奇门遁甲有八门：生、死、惊、伤、景、杜、休、开。八门在奇门遁甲中天、地、人格局中代表人事，所以奇门遁甲实为预测，也有人将奇门遁甲用做卦阵，以八卦催八门，每一卦都对应着八门中每一门，八卦演化十六卦，后被天抹掉八卦，剩下为地卦，地卦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八卦齐全，缺一不可，因此八门也是。但有高人却利用树之阴，山之阴，河之阴等极阴之地，将八门中的死门或者伤门隐去，形成的阵法称为“断门阵”。